

巴学园

关于成长·关于教育·关于爱

小豆豆 与 我

[日] 黑柳朝
著

小豆豆与我

〔日〕黑柳朝 著

张晓玲 译

猿渡静子 赵玉皎 译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豆豆与我 / [日] 黑柳朝著; 张晓玲译. — 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06. 3

ISBN 7-5442-3355-3

I. 小… II. ①黑… ②张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651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6-008

TOTTOCHAN TO WATASHI © CHŌ KUROYANAGI 1990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0 by SHUFU-TO-SEIKATSUSHA CO., LTD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UFU-TO-SEIKATSUSHA CO., LTD.

through DAIKOUSHA INC., KAWAGOE

All RIGHTS RESERVED

XIAO DOU DOU YU WO

小豆豆与我

作者	[日] 黑柳朝	译者	张晓玲	译校	猿渡静子 赵玉皎
特邀编辑	翟明明				
责任编辑	陈云梅				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		www.readinglife.com		
装帧设计	徐蕊	内文制作	刘伟		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	电话	(0898)66568511		
社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	邮编	570206		
电子邮箱	nhcbgs@0898.net				
经销	新华书店				
印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				
开本	890 × 1270 毫米		1/32		
印张	6				
字数	115 千				
版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		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号	ISBN 7-5442-3355-3				
定价	18.00 元				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上帝不会做无用之事

桑卡露斯的“梦幻般的冬眠生活” /003

人生的突发事件 /010

向耶稣基督的祈祷 /016

八十岁的海外特派记者 /022

窗口猎艳 /027

我的命就交给您了 /032

第二章 母亲与女儿的和睦关系

车到山前必有路 /039

喜欢宣传艺人的母女 /045

以前是个老病号！ /051

惊魂往事 /056

回忆中的心痛 /061

招收若干名 /066

沾了女儿的光了 /072

第三章 幸运女神的微笑

七十二岁的社会人 /079

书被改编成电视剧,却闹出了笑话 /086

妈妈成了红白歌会的评委 /091

十年一结果的桃树 /096

故乡龙川成了波斯菊的世界 /101

选择一个人生活的我 /107

第四章 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

赶庙会的回忆 /115

觉得差不多能做,结果犯了大错! /121

又不是妈妈你出场! /128

总觉得相亲很可悲 /133

妈妈和女儿的丢三落四记 /139

两人不约而同选择了同样的点心! /145

第五章 神的礼物

女儿的信 /153

梦想多年的阿斯本音乐节 /159

和熊猫的热吻 /165

和动物说话的孩子们 /170

我喜欢说的话 /175

寻找青鸟 /180

后 记 /185





第一章 上帝不会做无用之事

桑卡露斯的“梦幻般的冬眠生活”

孩子他爸去世后，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从那时起，在我心底就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：我的自由的终点在哪里呢？凭着自己的力量，我能拥有自由吗？

回想一下，除了在北海道辽阔平原上自由成长的少女时代，结婚以后，我和先生一生活就是五十三年。

孩子他爸情愿亲戚和朋友到我家来住，他就是受不了我一个人离开家。他就是那种人——哪怕我去车站旁边的邮电局，或者到家附近的蔬菜店买根萝卜，他都要跟着我一起去。

在彻子出生之前，无论是去唱片公司，还是去管弦乐队的排练地，他爸到哪儿都会带着我。到了那里以后，他就会找把小椅子，对我说：“坐这儿吧，可不能随便乱跑啊。”直到去世，他的这种性格一直没变，总是不愿意我离

开他的左右。

其间，我们生了五个孩子，长男在九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失去了。就这样，一眨眼我就七十二岁了，这一年，我先生被上天召回去，我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

先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。也就是说，我直到七十多岁，才有了生活的目标，要为将来做一番考虑了。

这时，我开始在心里问自己：迄今为止的人生中，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呢？

是在一个大院子里种上许多花和许多树；是试着去国外生活——不是作为一个旅行者，而是像当地人一样过一段日子。

“对啊，从现在开始去国外生活，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啊。”

住在美国、加拿大的日裔每年都会邀请我去做演讲，我称之为“七夕巡演”，心里总是对它充满了期待。在巡演旅行中，好几次遇见了让我很心动的房子。“要是住在这里该多好啊。”每次，我都要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我终于遇到了让我实现梦想的房子，和它的相遇真是机缘巧合。在旧金山附近住着一对杉山夫妇，他们是我从北海道时起的故交。

他们在郊区有一栋漂亮的房子，在我拜访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对我说：“朝子，你不是说每年冬天都想过一段冬眠生活吗，这儿可不错哦，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套空房，你尽管用吧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欣喜若狂，立刻把一切抛在脑后，跳起来就跑去看房子了。

这所房子有一个鲜花盛开的院子，院子里还有一个大游泳池，整座房子看上去是那么朝气蓬勃。“好的，就是它了！”连从杉山家走到这儿的时间都包括在内，我在短短的十五分钟里就下定了决心。

所有的事情进展都如此顺利，我在旧金山郊外一个名叫桑卡露斯的小镇上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“我一个人”的家。

这时候，彻子碰巧来纽约出差，要回国的时候顺便来看看“我的家”。而我刚好在加拿大做演讲，她特意打电话来说：“妈妈，好棒啊，我赞成哦。”

“有时更换居住环境，也不是坏事啊。”我说。

最初点亮我去国外生活之梦的，是我的亲戚中的一个叔叔。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这位叔叔送给我一个可爱的地球仪做礼物。

这个地球仪五彩缤纷，用手一拨，就会轻快地骨碌骨碌旋转起来。

“这儿是日本吧，北海道在这儿，这正中是我住的龙川。地球原来是圆圆的，有很多的海洋和陆地，各种各样的人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。这个地球不是任何一个人的，什么时候我也要去地球上某一个遥远的国度！”

我越想越远，学生时代曾唱过一首名叫《南国之梦》的歌，我要去歌里描写的那样的国家！那里不像寒冷的北海道，半年都覆盖着白雪。在那里，院子里总有小鸟在歌



唱，高大的树木上垂着橘子和葡萄，一年四季鲜花怒放。打开厨房的窗户，在伸手可及的地方，还有结着累累硕果的柠檬树……这不是空想，是在现实中存在的国家，那里的人们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。这样的国家一定有的，我一定要去！

从那以后过了很长时间，我听说龙川有一位和我们关系很好的山田叔叔，他是一位从事奶酪行业的农民，他的孙女从音乐学院毕业后，就去美国学习宗教音乐了。她就是邀请我去桑卡露斯的杉山先生的妻子偕子，是龙川第一位去国外的女性。在桑卡露斯，他们夫妇俩是我强有力的依靠。

偕子的母亲叫敏子，和我曾在一个小学上学，高我一级。白晰文静的她和我这个大大咧咧的野丫头完全不一样，和现在的女演员富司纯子很像。

她个子很高，总是面带微笑，小学的时候就跳过级，是个才女，后来上了札幌一所云集了北海道优秀学生的女校，在那里也跳过级，后来进了东京的津田塾大学。

她的爸爸——那位山田叔叔总是说：

“北海道的老百姓要是总靠割草，可过不上好日子，将来就是要干奶酪这行，要当酪农、酪农！”

我总是很感慨，敏子真不愧是他的女儿啊。

我曾经和山田叔叔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：

“朝子，你长大了一定要当个女律师哦。”

“那是干吗的呀？”

“打倒坏人、帮助好人啊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当这个吧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敏子，时间就这么过去了，后来我听人说，她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，中止学业回到了龙川。

敏子每天都会大量地咯血，我爸爸非常想挽救这个天才少女的生命，翻阅了很多医学书籍，想找到治疗的办法。后来，爸爸查到一种叫“人工气胸”的疗法很适合这种症状，于是，敏子的父母带着爸爸的介绍信住进札幌医大。

经过几年的治疗，敏子终于恢复了健康，并且结了婚。但是，当她想要孩子的时候，连山田叔叔也极力反对，不过最后还是意志坚定的敏子获得了胜利，我家的小马棚就改做了她的产房。

就像圣母玛利亚在马棚里生下了我主耶稣一样，敏子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。这个女孩就是偕子。因为山田家一直以来也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当他们拜托我爸爸给这个孩子起名的时候，爸爸就根据《圣经》中“与主偕在”的意思，给她取名为“偕子”。

不过，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敏子除了偕子之外，又生了两个女儿，她五十八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要是她现在还活着，会教给我更多的东西吧。我总是非常遗憾地这么想。

说起来，缘分这种东西真是奇妙啊，四十多年以前，这个女孩来到世上，第一眼看到的是我爸爸的脸。现在，

在这么大的美国，我又与她不期而遇。

偕子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年，她是教会乐队的指挥，还是教声乐、钢琴的老师，每天忙忙碌碌，英语说得像日语一样流利，即使在白人社会中也毫不逊色。看到她这样充实地享受着生活，相信在天国的敏子也能放心了吧。

偕子夫妇的提议让我终于实现了梦想，我感觉如此幸福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梦想着在地球仪上的某个地方，会有一个不会下雪、一年四季花果满园的国度，现在它突然出现了，虽然是在我马上就要八十岁的时候才姗姗而来。

不过，在欣喜若狂之后，我开始担心，住在这里真的可以吗？

我妈妈晚年得了脑溢血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卧床有十年之久。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，并没有觉得很有负担，可是我暗暗下定了决心，绝对不给我的孩子添麻烦，更不用说麻烦其他人了。

所以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杉山夫妇：

“虽然这事让我很高兴，但要是我生病了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又不能马上回国，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”

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杉山先生异常坚定的那番话。

他说：“朝子阿姨，请不用担心，就是您去世了，我和偕子也会好好料理后事的。”

还有比这更温暖、更让我高兴的话吗？在这个时代，

就连亲生儿女也不一定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啊。

“真的很感谢！我真高兴！你这句话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。”

就这样，从去年十二月起，我开始了在桑卡露斯的冬眠生活。



人生的突发事件

已经是隆冬了，院子里的海棠仍然在旺盛地生长，鸢尾花和水仙都在烂漫地绽放，真是我梦中的国度，就像古印度的曼陀罗国。

但是我每天还会出去买啊买啊，一直梦想的圣诞玫瑰、洋地黄，我都发疯似的买回来种上，就是这样，院子里也还有大片的空间。到了固定的时间，用来浇花的喷水设备会自动开启，非常方便。

我感触最深的是，这里的花苗太便宜了，相比之下，日本的花店实在是贵得离谱，贵得让人心疼。

“啊，来到这里花了我八十年的时间啊！不，不，世上没有太迟的事，哪怕只在这里生活一个月、半年，我的梦想也实现了。”

一天早晨，我这样想着，一边悠闲地和花儿们喁喁细

语，一边饶有兴趣地远望着院子里来帮我锄地的三位园艺师。

看着看着，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向他们表示一下谢意，于是打开朝向院子的大玻璃门，一步踏了出去。

我顺脚穿了一双拖鞋，一踏出门，便踩上了布满白霜的台阶，“咚”地一下，我从四级台阶上摔了下去，加上鞋底很滑，我又摔出五六米远。

一瞬间，我还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就失去了知觉。

在我家帮忙有几十年的阿峰，现在担任着我的秘书的工作，她听到动静，慌忙从屋子里跑了出来，那几位正在工作的墨西哥园艺师也冲了过来，大家合力把我抬到屋里，将我平放到桌子和沙发之间的地板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哼哼着，多少恢复了一点意识。

腰和背恐怕都摔散架了吧，疼痛使我只能把身体蜷成一团，“对啊，向上帝祷告吧！”我只有这一个想法。

“主啊，保佑我不要摔成骨折或者骨裂吧，不管多疼多苦，我都会忍受，请不要严重到要开刀的地步啊！”

这时是早晨九点半，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，阿峰默默地把话筒递到我手中。

“妈妈？是我，彻子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

“怎么了，妈妈？”

“没事，嗯，嗯。”



我想忍住呻吟声，可怎么也忍不住，彻子觉察出了异常，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她提高了嗓门追问道。

“刚刚摔了一跤。”

“那快去医院看看啊！不去不行啊！”电话那端的彻子一个劲地说着。

可今天是周日，医院休息。园艺师们也很担心，也一个劲地说快叫救护车。

我摆摆手，向他们示意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然后对电话里的彻子说：“我躺一会儿，看看情况再说，别担心。”

终于挂上了电话，可彻子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：

“妈妈，快去看医生，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啊，妈妈那么毛手毛脚，要再出什么事，那可怎么办啊！”

阿峰也很担心，说要去找杉山夫妇，我连忙阻止了，“别去别去，看看情况再说。”可是情况越来越糟，背部疼得厉害，我只能像虾米一样蜷曲着身体。

这个时候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祷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疼痛不仅没有减缓，反而加剧了。快到十一点的时候，杉山夫妇来了。

“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躺在那个地方啊，是摔了吗？”

杉山先生问道，然后责备起阿峰来：“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啊？”我赶忙向他摆摆手：“是我不让她告诉你们的，今天是星期天。”

“生病还分什么星期天啊。要是还不能动，只能叫救护车了。”